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Getting
better

渐入佳境

赵海萍

◎著



那由于爱意而永不枯竭的
柔情和赞美支撑我活着
我比那些死去的，
亦或正在死去的人更眷恋往昔
我知道，一棵树的昨天不是一条鱼，
正如——
我的前生也不是一个人——
白云、河流、星辰、树木……
亦或是在入凡间的小刺猬、血滴虫、金枪鱼……

的通衢大道就在那儿，
每个人的忏悔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Getting
better

渐入佳境

赵海萍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渐入佳境 / 赵海萍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8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7-5034-9380-5

I . ①渐… II . ①赵…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0693 号

责任编辑: 戴小璇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赵海萍 女，生于1980年，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第十三届签约作家，邢台市诗人协会副主席，邢台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责任编辑：戴小璇

封面设计：壹個品牌设计事务所

李杰 QQ: 254972841

目 录

1.....	001
2.....	006
3.....	012
4.....	016
5.....	022
6.....	029
7.....	036
8.....	042
9.....	047
10.....	054
11.....	060
12.....	065
13.....	070
14.....	078
15.....	085
16.....	090
17.....	096
18.....	101
19.....	106

20.....	110
21.....	116
22.....	121
23.....	126
24.....	132
25.....	136
26.....	141
27.....	147
28.....	155
29.....	160
30.....	167
31.....	173
32.....	179
33.....	185
34.....	191
35.....	197
36.....	202
37.....	208
38.....	215
39.....	220
40.....	227

就在刚才，通过那部镶嵌着大理石波浪纹的电话，我与风烛残年的父亲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战斗的结果自然是年老嘴拙的父亲没占到上风。而我，却不忍心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傲然自居，相反，各种难以名状的情感激烈地撞击着我的心。

我们争执的主角仍然是我那个懒惰成性、撒谎成癖、游手好闲又遭逢失恋的小弟弟刘水南。下面就让我将几分钟前与父亲舌战的内情一字不落地公之于众。当然，我可能会为此被扣上大逆不道或者忤逆不孝的罪名，然而，在维护人的善良诚信原则和作家的良心操守面前，我又是没有任何愧疚的。

“爹……”我的声音怯怯的有点不好意思，这是因为阴历年前我刚和父亲大吵了一架。那次吵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惜物如金的父亲气急败坏地摔掉了手机、暖瓶和铝锅，并且，他使足了力气将卧在炉火旁打瞌睡的花猫踢到门槛外的石板上，那只养了八年的花猫当场毙命。

“我还是想说说关于水南的问题，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弟弟，咱们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他……不能啊，小北，你是他的亲姐姐，你最疼他了……”

父亲的话绵软了许多，话里有商榷和祈求的意味，而这和他一贯冷峻、霸气、易怒的性格极不相符。我在恍惚中感觉和我说话的不是父亲，而是另外一个谦恭温和的陌生人。但我清楚地知道他正是那个几天前摔了手机、暖瓶、铝锅，并把养了八年的花猫踢死的父亲——这个从不服输认怂的男人竟然为了

一个不可救药的逆子而违拗自己的性格和良心！

“爹，您得听我说，所有问题的前提是他真的转变了吗？在他还是一坨屎之前，我无能为力。”我不容分说就打断了父亲的话。我知道这行为十分放肆，这将伤害到一位被自己的小儿子折磨得几近崩溃的老人。

“这……我保证不了。可不能不管他呀，他走在悬崖边上了，眼瞅着就得掉下去。唉——咱都是他至亲的人哪，咋能不拽他一把？”

“这几年来，我们没有拽过他吗？整个冬天，他住在女朋友家里，每天早晨，他骑着女朋友的电动车佯装上班，而在那些所谓上班的日子里他都干了些什么？您倒是说说呀！他整天整天地在网吧《大话西游》，或者到火车站旁的按摩店里找乐子，再或者……唉，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干了多少坏事。哦，对了，他从女朋友家的褥子下偷钱，他把女朋友银行卡上仅有的一千五百块钱取得精光……而他，一个青壮年劳力却觑着一张脸在人家那混吃混喝，多下贱哪！您培养的好儿子。”

“够了，这都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还是说说以后的事儿吧。”父亲虽然有些愠怒，但他不好意思发作，毕竟他是为着自己那挨千刀的儿子求到我了。

“过去了吗？您能保证过去了？”我感觉一场爆炸正在酝酿，甚至，我看到捻子上闪动着火星……

“我只是想让你留意身边有没有招婿的人家，水南如果能在你身边得你照应，我和你娘也能放心了。虽然他不是一个玩意儿，但眼瞅着就过了好年龄，总不能让他打一辈子光棍吧？”父亲极力克制住一腔怒火，这怒火来自一向颐指气使的父亲的不得不放下姿态的懊恼，更来自在游手好闲、欺骗、虚荣等恶习中愈陷愈深的二弟。

“我已经在托人打听了，但是前提是你的儿子刘水南转变了，变好了！是一个勤奋、诚实、人格健全的男人了。”

“小北呀，妮子，转变总需要一个过程，也许女方家里会感染他呢？也许会呢？”我的父亲在电话那边喃喃自语，也许他正死命盯着油光可鉴的黑檩条，也许，他把目光停留在那些未燃尽的松枝上。我知道，那点烟火根本温暖不了父亲那颗几近僵死的心。因为，我的二弟刘水南残忍地在里面注入了“瀚海阑干百丈冰”，纵使那年近古稀的父亲对那个逆子有着百折不挠的勇敢的爱，有生之年，也根本融化不了它们。

“爹呀，你们，你和娘是生养了他对他有养育之恩的亲人，你们整日辛苦的劳作、你们日夜刻骨的担忧都没能感染得了他，他怎么会被一家陌生人感染呢？您这幼稚的想法和异想天开有什么区别？”

“万一可能呢？万一呢？”父亲的声音又低了几个分贝。

“几乎没有这种可能，他已经坑害了一个从小没有母亲的好姑娘，您怎么忍心让他再坑害第二个呢？”因为父亲的自私，我开始愤怒起来。这个爱子成疯的老头儿在自己无能为力之后，竟然把希望寄托在一家陌生人身上，而全然不顾我那已经堕落得不堪收拾的弟弟完全有可能给他们造成沉重的苦难和伤害。

“可是？可是你二弟的困境该怎么解决呢？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姑娘啊，我已经没用了，就是个废物！唉——可水南——眼瞅着他——让当爹的咋忍得下心哪！”父亲的声音低到了尘埃里，我几乎听不到了。然而父亲的苦楚却通过毫无感情的电话线匍匐而来——他希望自己的小女儿刘木北有力挽狂澜式的魄力和智慧。

“所有的路都是他自己走的，不是我们让他做那些错事的，您完全不必自责，二十五岁了，他成年很久了，他应该知道责任、奋斗、勤奋、人格是怎么回事了。”

“是啊，他二十五岁了，再晚就错过找对象的最好年龄了。他不会一直这么堕落下去的吧？小北，他不会的，是吧？”

“谁知道呢？但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把一个还没转变好的浪荡子介绍给我身边的邻居，如果他在婚后本性毕露，让我怎么面对人家呢？”我说。

“可是总有万一突然变好的可能呀！万一人家家里富足有余，有楼住，有车开，又仅仅缺个男孩……”父亲仍然坚持他虚无缥缈的推断，而那个推断在我看来简直可笑至极。

“爹呀，咱总不能以一种咱们渴望的推断去赌一个素未谋面女孩的终身幸福吧，咱农村人不是一向诚实憨厚吗？即使有这样的人家，人家找女婿完全是为了顶门立户，可您的儿子，他是个啥德行呢？恐怕没几天就被人家轰走了……”

“既然你这样说，那……那就让别人随意给他找个人家吧，不过我还是想他能在你身边，你是他亲姐姐，照应起来方便……”

“至于他去哪里做上门女婿，我不关心，他实在太伤我心了。但您对他太过姑息的态度很让人不理解——为什么不让他深刻反思而改过之后再给他成家呢？”

“就这样吧，我还是希望你尽一个做姐姐的本分，帮帮他。”父亲说完便挂了电话，他已经没有耐心和我打持久战了，我已经不是年少时言听计从的小女孩，而他也不是当年那个正直果敢、说一不二的男人了。

虽然，父亲那近乎哀求的语气让我内疚了许久，但是，我并不懊悔和我一直尊敬并爱戴的男人进行那场正义的辩论。

一只身形纤细、动作灵敏的小潮虫儿从脱皮的浅绿色窄木门下迅速爬了出去，以那个降生在马槽里长着络腮胡子的男人的名义祝愿你这个不曾体会人情冷暖的小东西，希望你在这薄情的人世间幸福无忧地度过一生。

一次……两次……三次……我记得在小解或者大解百无聊赖的空当，在太阳的光辉无法穿透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没有一扇窗的暗巢里，在被多种疾病侵蚀却仍然顽强活着的婆婆那抑扬顿挫的鼾声里，我的心格外不能平静。如果恰巧一只不识抬举的小潮虫涌动着它粉色的身子大模大样地闯进我的视线，那将是它最可怕的灾难。我会用一截卫生纸轻轻把它夹起，随即放入尿臊味浓重的便池。起初它会在便池里做无谓的挣扎，当然这是一切生命面临死亡的本能反应，我甚至俯下身子，不带一丝笑容地观察它们细密的小脚怎样划出来一道道涟漪，那些涟漪疲倦地涌向白瓷的便池边缘。我的耐心十分有限，这个拙劣的游泳者并不能激起我丝毫的怜悯和兴趣，在我的手指扳动便池冲水阀的瞬间，那个小生命便随着水流翻卷着滚进下水道了……我记得，即使在便池残留的水恢复平静之后，我的心也不曾对自己犯下的罪孽有丝毫的悔意。

然而今天，我竟然对这低等生物产生了强烈的怜悯之情，并且这怜悯之情促使我对之前残害它们性命的罪孽行为产生了懊悔感。

二弟，此刻，你在哪个角落里鬼混呢？你穿得暖吗？吃得饱吗？有工作了吗？工作劳累吗？还在为失恋而痛苦吗？你幡然醒悟体会到父母的艰辛了吗？你勤奋努力了吗？

让我这个姐姐，曾一度把你嘴角打得流了血的姐姐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你呢？生命，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健康、残缺，无论高尚、龌龊，无论进取、沉沦……都应该是平等的！这不是我刚刚在前面说过的话吗？可是，我为什么

不能像怜悯一只潮虫一样怜悯你呢？

我的心很乱，在我确定写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句子之后，便开始在网上浏览网页。一则来自腾讯认证空间的消息跳进了我的视线：一辆奥迪车在澳大利亚一机场停了六天，车主出差后回来取车时发现一只鸟在车的雨刷上筑了巢，并下了蛋。车主与负责野生动物的官员联系后得知，可请人将巢移走，或者等蛋孵化出再将车取走。车主最后决定将车留在机场，自己骑车回家。

车主的大爱使我恍然间羞愧得无地自容。二弟，哪怕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得再远，我们都没有权利把你放弃。对于一只卑微的小潮虫尚能心存怜悯，何况对于你，我一奶同胞的弟弟呢？

爱，也许以近乎失去理智的愚钝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显示才尤为可贵。

午夜十二点，我盘膝坐在一个有着银白色皮革面的矮凳上，这个凳子的其他部位原本的颜色是与我姚大志结婚时买的纯白色香港红木家具相配的，然而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时光变迁之后，它们都黯然失却了最初滑润而又简净的洁白，像十分不情愿步入更年期的妇女们蜡黄的脸。就是这张极为丑陋的“脸”也不能保持它的完整姿态，像老人们脸上肆意伸张的皱纹，银白色的皮革面上裂开了枝杈纵横的好几道显眼的伤疤，为了掩盖它的狰狞面目，我特意在从编辑部回家中途途经的美乐福超市站下了车，从四楼标着处理牌的一堆各种款式的坐垫中挑选了一个镶着蕾丝花边的正方形坐垫。现在，我就坐在这个坐垫上，我苦思冥想一些逝去的细节，我的初衷自然不太单纯，我冥想的动机不是为了反思顿悟，而是，我寄希望于这些曾经发生过的而现在又虚无缥缈的生活的碎片，能够成全我一个卑微而伟大的梦想。

我知道，我的希冀明显过于幼稚。这就好比在十小时前，我在电话里嘲笑父亲的幼稚一样。父亲居然把一个放荡不羁的孩子的转变寄托在一家陌生人身上，并且他的这种念头顽固得不可思议。因为关于那件事的讨论已经进行过七八次了，而我的意见每次都如出一辙：强烈反对把一个还没调教好的浪荡子交付给一家毫不知情的陌生人，然而父亲总是显得那么顽固不化。

让我腾出点时间思考自己的问题吧：虽然我已经在这座蓬勃发展着的目前还稍显鄙陋的城市赢得了“作家”的称号，然而我知道这个称号可能和我的实

际水平大有出入，尽管我的诗集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验审程序，她会随着春天的来临诞生于我三十三周岁的灼灼年华之中。我对这部集子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在她策划、选稿、配图、交付、终审、的整个过程中，我没有表现出像怀胎十月那般日日刻骨铭心。我之所以表现得不太热情，也许是我对自己的作品质量尚持有怀疑态度，也许是我对目前古典诗词在整个中国文坛上的尴尬境地尚持有怀疑态度。这种幽怀忐忑的焦灼情绪在长时间聚集凝结之后，便形成了一种我对文字的言不由衷的冷漠。这种冷漠并不是单纯的冷漠，是啊，一个热爱文字的人怎么可能对文字产生抵触性的单纯冷漠呢？我知道，我的这种佯装的冷漠背后隐藏着一种火热的永不懈怠的执着。

现在，我盘膝坐在镶着蕾丝花边绣着粉红色小花的坐垫上冥思苦想一些逝去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固然存在，然而我却不能把它们严丝合缝地重现。困扰我的不仅仅是记忆碎片的模糊，与此同时，我还纠结于这样一种在常人看来过分苛刻的状况，那就是我所渴盼的熠熠生辉的句子和情节不是从我敲击键盘的指尖自动流出来的，而是我动用了思维体系中所有能给句子锦上添花的器官并且经过周密的逻辑安排形成的。我如此煞费苦心，然而，难道所有的文学作品不都是经过这样的工序产生出来的吗？

我的忠实的朋友潜初先生曾异常严肃而真诚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虽然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讲，写作并非枯燥无比，然而，写作的过程确实是对自己施行逼迫的过程，尽管这样的逼迫略微残忍，然而，当富有个性化和地域色彩的文字连缀而成的故事能够在那么三五个读者心里激起一丝涟漪，即使这微如草芥的赞赏之于作者也总能魔化成一份丰厚的精神奖励。其实我是没有任何必要纠结的，我大可这样告慰自己：年轻人，能写出来被一座小城里所谓的文人们肯定的诗词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壮举了，何况，你的生命这么年轻。然而我却执意沉浸在这种纠结中不能自拔，我甚至没有勇气翻阅两个月以来一直堆砌在右手边的文字稿。那些文字稿我已经托潜初先生校验过了，潜初先生现年四十三岁，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他的父亲，那个毕业于河北教育学院、身材魁梧、知识渊博、谈吐风趣的老头儿在监狱里耗费过七八年的光阴，他差点儿在邓拓、老舍、傅雷们英勇弃世时追随而去，但他还是忍着羞辱、痛苦和绝望苟活了下来。为此，潜初先生的整个童年期被沉重的阴影覆盖，高小毕业后，他做过羊倌儿、种过地、垒过墙……十九岁时，在一个不起眼的市郊的炼钢厂做了几年

炉前工人，从那个时候他开始了认真的读书写作，自费出版过几本诗集。那几本诗集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被爱才如命的上司调入总厂宣传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宣传科科长，然而，毕竟有许多时间被他从烦琐的工作中节省出来，他毫不吝啬地用读书写作把这些时间填满，这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和文字结为近邻的工作。就在去年冬天，我才邂逅了这位风华正茂的潜初先生，那时他已经在晚报任文艺部主任，不过他除了偶尔采写影响重大的新闻事件之外便将精力完全倾注在诗歌写作上。我们的邂逅缘于在我编辑的刊物上有他一首诗歌，受小说板块责任编辑温凯歌的嘱托，我给潜初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电话的内容无非是通知他到我们的编辑部拿刊有他作品的那期杂志。

我好像扯得太远了，是啊，思绪有时候要比开闸的水更为可怕，它们就好像生了雄鹰那矫健的翅膀一般，在广袤无垠的蓝天上翱翔不已，这样的翱翔是任凭你使用什么手段都无法阻止的。那么，让我再次回到我坐在那个镶着蕾丝花边绣着粉红色小花的坐垫上冥思苦想一些逝去的生活细节那档儿，我的本意是趁着我的丈夫姚大志下班之前能够回想起来一些精彩而又发人深省的细节，用以充实我尚在构思中的小说章节，然而我实在难以从乱如团麻的芸芸往事中整理出一个纯粹而又合乎逻辑的头绪来。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一阵急促而又铿锵有力的皮鞋与石灰台阶接触的声音，姚大志回来了，我的丈夫，旭光煤炭采煤四区一个普通的检修工人，他拖着疲累的步骤正在上楼。之后便是钥匙插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再之后便是窸窸窣窣的脱外套声音。在这一系列声音之中，我呆滞得像个木偶，既没有急切地迎上去帮他脱掉外套，也没有站起身把保温壶插上电——他习惯回家后喝大量茶水。直到他从门边探出来一张沧桑而又略显疲倦的脸，我才勉强回应给他一个浅而干涩的微笑。

“干活儿顺利吗？”我习惯性地问了一句重复过千百遍的话，这的确是一句看似无聊的废话，然而这句废话非说不可。而我除了说出这句废话之外，实在找不到其他更能真实表达心意的措辞。我是一个作家，措辞对我来说并非难事，然而，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在一个熟视无睹的粗人面前卖弄什么斯文，而他也从骨子里鄙视这种斯文。他曾咒骂文人是无耻的流氓和骗子，并且，他千方百计阻止我参加各种和文化沾边的活动。

“糟透了！妈的宋天贵，害得一班工人跟他落点，本来转换机不能开了，他非要老子们开，开开开！结果咋样？把皮带开断了！知道吗？这已经构成中

级事故了，这要让矿领导知道，伙计们一个月的奖金就没了。为了那四百块钱，一班工人硬是趁着早班上工之前忙活了将近两小时，总算弄好了，晦气！”姚大志那双细长的双眼皮眼睛边残留着没有洗净的煤屑，这就使得他那双琉璃似的眸子深陷在黑暗里，他的鼻子流线清晰、巍然挺立，嘴巴纤薄而微微上翘，这使得他性感十足。他的五官组合像极了影视演员谢霆锋，只不过谢霆锋依然保持着十几年前的苗条身材，而姚大志的裤腰已经以每年一寸的速度递增了五年，现在已经到了二尺八寸的尴尬境地。这个男人每天的按时回家并不能激起我丝毫的热情和感动，我是个喜欢独处的女人，姚大志的归来会使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一些工作，有时候是构思的句子，有时候是网上的情侣，今天则是沉湎于过往的追忆。他对我的妨碍使我懊恼，尽管这妨碍不是出自他的本心。我的懊恼在一个贤惠妻子应该奉献于辛苦操劳的丈夫面前不得不迅速自我瓦解，我用近乎令自己毛骨悚然的虚情假意回应给他貌似关照的话语和微笑，这实在不是一个自诩崇尚真实的人的应有之举，然而，我习惯了这样的迎合，这样的迎合丝毫没有激起过我的愧疚感。

“你在想人吗？”他的嘴角又荡漾起那种我司空见惯的质疑性嘲笑。

“是的。在想一位朋友，他曾真心实意地帮助过我。”

“潜初？《乌鸡眼与乌贼骨》的作者？你的蓝颜知己？那个看起来像老头儿的晚报文艺部主任？”

“是的，就是他，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一位胸怀真才的智者，一位默默耕耘在当代文坛上的愚人……”我突然抑制不住一直以来隐藏在内心的对潜初的尊敬和赞美。

“潜初是他笔名吧？啥意思呢？”姚大志的嘴角依旧挂着那种模棱两可但又坚定异常的嘲笑。我对这种嘲笑早已习以为常，就像某一天听不到婆婆那抑扬顿挫的鼾声会睡不着觉一样。

“‘潜初’在新华字典的解释为‘指帝王即位前或贤人未被任用时’。”

“哦，听起来不太得志，和你一样？”

“是的，他二十余年的写作居然未被当代文学界认可！这或许与他不善奉承的性格有关，不过，在我看来，这应该是当代文学界的蒙昧。因为他的文字无论文学性还是逻辑性都是那么到位，他跋扈飞扬的文采简直让我吃惊！我认为他应该写小说，可他偏偏沉迷于和古典诗词一样备受冷落的现代诗，这一点